

德國校園內的種族歧視問題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美國人 George Floyd 之死也在德國引起種族主義相關的辯論之火，而德國校園內的情況也應獲得關注。在師範教育培訓中會教導有關對種族主義的批評？上課的內容有無規範？教科書又扮演什麼角色？

德國校園裏有無種族主義問題？

Karim Fereidooni 表示德國校園內確實存在種族主義，然而學校並未比其他社會上的組織中存在更多歧視。Fereidooni 先生是位在波鴻魯爾大學任教的「青年教授 (Juniorprofessur)」，他的主要研究主題與中小學校暨教育場所相關的種族主義批評有關。他表示「任何權力不均的地方就有種族主義存在」，然而中小學校的特殊之處在於：權力多半掌握在少數有過大量學生授課經驗的教師手上，而權力差異也因年齡的不同而相差甚多。

Tupoka Ogette 女士是位反種族主義訓練師暨作者，她表示黑人或是有色人種的兒童最常經驗到的種族主義也與他們的教師有關，此外，雖然種族主義在學生之間也是個主題，然而有關權力層級則應先從學校這個機構進行觀察。

研究報告顯示，種族主義在校園裏能夠造成何種結果。例如根據曼海姆大學 (University of Mannheim) 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兩個學生在一個聽寫考試中寫下來的文字和出錯的數目都一樣，實習老師們卻強調「Murat(土耳其男性名)」的成績比「Max(歐洲男性名)」的更差。柏林的種族融合研究人員發現，即使土耳其裔孩童的成績跟其他同學沒有差別，教師們對於他們的信任感仍然較低。

具移民背景的教師們曾經歷過種族歧視？

主要對中小學進行研究的學者 Fereidooni 表示：是的，具移民背景的教師們體驗過種族歧視，但主要是受到來自上司或同事的歧視，較少受到學生的歧視，畢竟孩子們始終還是想獲得好成績。

Fereidooni 表示，具備移民背景的教師們必須比德國同事更好才能受到同事們的同等對待。然而他們常常不被看作德國人，因此造成

同事對於他們的專業能力欠缺肯定。「當 Fereidooni 老師在黑板上寫錯一個字而 Müller 老師看見後，就會對他說『Karim，我們必須討論一下你的德語程度，它不是太好，這樣你會給學生帶來不好的影響。』但是當德國同事 Schröder 老師犯了一個錯誤時，Müller 老師就會說：『Jörg 會說德語，我們不需要在此論斤論兩。』」

Fereidooni 的博士論文主題為關於教師休息室的種族主義，他發現遭遇這類情事的同事們並不將它稱為種族歧視，甚至被歧視者也將種族主義視為一種禁忌。其理由不論是：因為還有好幾年要在同一個學校與同事共事而不想讓這些事情太影響自己，或是因為自己還沒學習到該如何對此類事情作出應對，或跟這些其他同事一樣，已經讓自己社會化到不去重視種族主義帶來的傷害了。

反種族主義訓練師 Ogette 認為，我們應該清楚知道人類不總是故意或出自惡意地種族歧視，而是因為他們已被社會化了：「我們自從被生下來就開始呼吸到它的存在。」種族主義已經存在世界上有 500 年的歷史，它充斥於兒童及學校書籍以及廣告當中，並且在語言和圖畫中固定下來。例如專有名詞「膚色」令人聯想到的是米色，而非針對整個人類族群去思考。

種族主義與教育平等性之間有關聯性嗎？

研究學者 Fereidooni 表示「教育不公平性是個複雜的現象，無法只在種族主義的關聯上進行探討」。例如，在一個有關教師是否推薦學生在初中結束後就讀文理高中的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只有在具備移民背景的學生家庭也擁有與德國同學家庭一樣的社會經濟能力時，該班教師才會推薦具備移民背景的學生就讀文理高中（譯註：德國班級導師推薦評語非常影響下一階段學校的就讀可能）。

然而許多非德裔家庭通常在社會與經濟生活上處於弱勢，因此他們的孩子通常在教育系統中的機會均比一般德籍學生差了好幾倍。

授課內容扮演什麼角色？

「90%與我們一起進行反種族主義訓練的人們，對於自己在學校裏完全沒有學習過與種族主義相關的重要內容感到非常地震驚，例如從來沒聽過所謂的『人類動物園 (Völkerschauen)』，或是德國在過去牽涉到的殖民地歷史」Ogette 女士說明。「就因為我們欠缺認知與知

識，這也是一個為什麼種族主義至今能夠繼續被完好地維持下來的原因。」

雖然此德國殖民史曾根據 2005 年的一項分類出現在各邦的教綱裏，然而針對此主題的爭論與分析恐怕將非常複雜。Fereidooni 並指出在他開課的專題討論會上，大學生們從來沒聽過極右翼恐怖組織「地下國社」（德語：NSU -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Untergrund，又譯：社會主義地下組織）的存在。

將眼睛、臉型和頭髮的樣子根據「種族圈」進行分類是 2018 年在薩克森邦中、小學生的課堂作業任務。此案引起嚴重的抗議，該教課書並被徹底全數收回。當地教育局表示，這是個「令人遺憾的個案」，並表示那本課本已經有 20 年的歷史，已經不符合最新教綱的內容了。

Fereidooni 與 Ogette 卻認為此案絕非特例。學者 Fereidooni 表示：「評論教學材料的人有時候根本對於種族主義一無所知」。而同時也針對教科書出版社提供反種族主義訓練的 Ogette 表示，這些材料在久未檢驗的情況下仍不斷地被繼續被使用著。「目前的情形是，我們在許多教科書中還發現深藏著種族主義的內容。在此我們需要一個革命。」

在師資培訓的過程中也發生種族主義相關情事？

學者 Fereidooni 期望在學校的「教綱中應將批判種族主義的主題放進教綱裏…目前離此目標還非常遙遠。」想透過種族主義批評而發展學術成就的人，很難持有簡單的立場。「因為在教授任命的程序當中，總有誰被攻擊或是被逮到了似的，一副『嗯，Fereidooni 先生，您對我們有什麼假設嗎？我們可是社民黨（SPD）的黨員或『我們是教育及學術工會（GEW）的會員，我們沒有種族主義』。』種族主義的批評在中小學也因此向來成為「燙手山芋」。

Fereidooni 要求一個有關教師進修的答辯，這必須像醫生們一樣不斷地持續進修，而在這段時間內則不需授課。Ogette 也對教師們提供反種族主義的訓練，此訓練的提議大部分來自熱心而有責任感的教師們，據說與教育當局的合作則至今還沒發生過。

撰稿人/譯稿人：黃亦君

資料來源：2020 年 6 月 15 日，德國德國明鏡週刊（Spiegel）

<https://www.spiegel.de/panorama/bildung/diskriminierung-an-schulen-sind-lehrerinnen-und-lehrer-rassistisch-a-27fb2d2e-a2e8-4e3d-986f-087540955ac1>

